

高城村
丸山家
字尾張

小松
圖書記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至八



先哲叢談卷之七

北總

原善公道著

藤煥圖字東壁。小字仁右衛門。號東野。下野人。東野本姓瀧田氏。幼為孤。乃來江戶。養於安藤氏。因厭

其姓。又修為藤。初學於中野攝謙。亡幾更師徂徠。憤

激自奮。才氣大發。於是。以儒仕柳澤候。年二十九罷

官。侯猶優待。輸粟云。徂徠始唱古文辭也。世之學者

牽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

東野最得肯綮。徂徠終不鐸于海內。東野實贊翼之。

東野家屢空。嘗寄書徂徠。借財。徂徠誤解。達其數。今撮

錄各書于左。東野書曰。向書鋪齋天中記。至曰。九日
在通。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
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佞渴此物
久矣。唯圓而方焉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爲僕
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
必能了。筭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徂徠答書曰。承求
金。其言若周。蜩斗時券契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
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爲求貸。蓋呂而不足。器
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朝。郭舍
人所爲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東野又書曰。所謂

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
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易乎否。九十月之間
廩米在日。伏冀使握中王無佗人。是歸哉。則令人或
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倘先生
六翮間之物也。力新甫。蠢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
僕親受也。徂徠又答書曰。卿所謂蜩斗時券帖者矣。
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
餘。以優游平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
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蜩斗
時。爲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三。致諸左

右

東野俊傑不羣。加之刻苦淬勵。出於天性。其鴻文鉅藻。既魁蕪苑。借哉卒以劬悴。致咯血疾。沒年僅三十七。世不問交不交者。莫不借之。嗚呼。天少假之年。殆不可量也。

祖徠於東野。以才學優長。且及門之最先。愛重之至。疾終惜者甚。與其徒書言及之。使讀者感動。舉一二於左。與富春山人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榮榮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迺免。又欲塔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賈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爲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橐。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三焉。且俟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彙諸友人所爲碑志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喪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又與香國禪師曰。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力。惟不

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蓋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曼聲以和之。而師所賜金叵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亡矣哉。又與下館侯曰。十二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既已嘔盡。辭氣壯甚。渠益記不佞所爲字說中語。去爾不佞謂猶尚能戲。且不死。翼日計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卵而翼之。不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貧固士之常庸。何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能及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免。祝予之嘆乎。

東野沒後二十年。遺稿三卷。剌始成春臺序。陳初本多。侯將捐貲刊之。而終不果事。此序春臺文集所載者。多二百七十八字。皆剌侯也。蓋侯將布字印爲一版乎。徂徠呈侯書曰。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朽哉。且之子無鬚。豈容俾字有鬚乎。

宇士新與大潮禪師書曰。夫元美世所推誰不晞者。而庶幾者鮮矣。獨吾物翁新意縱橫。是大海紫瀾哉。滕東壁長語。或有庶幾焉。近時僧大典以能文擅時名。

每日護園徒善文章者獨藤東壁。

東野墓碑銘服南郭撰誌銘秋澹園撰墓在淺草茅原
福壽院一小石碑勒銘序後刻同盟十有七人合贊
立之。

山縣孝孺字次公小字少助號周南周防人仕國
侯。

周南父長白字子成官長門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
學攜至江戶托徂徠受業時周南年甫十九英特負
才氣已學於家庭通其大義及見徂徠孜孜更無他
念學日益進是時徂徠業未大振而周南東野早登
其門迭為羽翼是以及徂徠成大家待二子者異羣
弟子云。

正德辛卯朝鮮信使途歷長州館赤間關周南乃奉居
命接對之筆談唱酬信使驚其雋才兩伯陽嘗稱曰
海西無雙徂來書曰夫兩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
雖然海西者苞筑以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
與京也盛哉言乎非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始以為
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後又有兩生。

周南少南郭四歲文章雖不及亦自足不朽然欲然不
自足病中尚寄書南郭曰今疾踰年不已岷岷乎頃

者必覆。幾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喻。老兄所熟知也。諸友門人欲梓而傳。拒而不允。數請數拒。於今數年所矣。余死彼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下。爲我刈蕪除茀。略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諾。幸甚。徂徠於古人。掎擊詆訶不遺餘力。其徒承襲口脛。浸失厚道。獨周南溫良馴雅。其持論稍平。書吉齋漫錄。後曰。向者在東都。或有言者。仁齋先生倡學。本有帳中之書。諸弟子輩不得與見。曰。吉齋漫錄。曰。甕記。曰。續記。余甚不信。既而得見。漫錄其言鑿々有味。所謂理氣性命。宋學謬誤。舉既發揮。實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夫述而不作。君子之道。仁齋何有。竊珠還櫝之陋。苟是之述。惡有其書。一言不相援及。而自古處者乎。哉。顧其書既成。後適見諸。或有不。幸終身不得見者。皆不可知也。以是刺乎仁齋。誣矣。

讓苑之徒。春臺獨以禮法自任。且其賦性之嚴。辨論之勁。縱有所疑。其徒不敢議。而獨周南能忠告之。其書曰。日者於子遷。所得見老兄。鎌倉紀行。記載諛博文辭。豐縟。當今之時。麟之角哉。其中有可疑者。皇某皇某者。是何言也。老兄一代名儒。社中巨擘。世所矜式。言則爲法。駟不及舌。弟嘗謂。大東超於宇宙者三。

焉開國以來一姓為君載籍所不記也周有二分服
于人也稱為至德今也有天下而不去臣位秦人壞
封建刑名以治堂々中國於今三千年不能復復當
今封建密於周人而仁浹於海隅也漢以來所不聞
焉此三者實超于宇宙矣名教存於吾輩不得為老
兄之不言如何如何

嘗師林祭酒此事不見行狀及墓記獨金華贈序詳之
曰長侯慕林子之學而公侯之貴出入有度則不能
朝夕其家躬親肄業將使次公就弟子列受而傳之

次公不肯既然漢曰物先生在矣其唯成我也奈何
借人纒鈕既而大穰謂富在天擲棄不顧可乎而人
各有所見也苟其所見而為乎何其眷眷愛故弗已
狐裘而羔袖不瑕有害無知所終薄首鼠以為龍斷
之望乎即其執熱濯之一朝而豹變靡不絕同盟焚
載書更名佗師青雲自致入或謂無特操側日而視
惡聲載道路所不辭哉若可其所可也君命所不聽
也溼而不緇得正斃斯已或其負親而逃遵海濱而
處版築屠釣不猶愈奴婢自侮跪起如子性百役無
不是奉嗟來而飽夏畦以安沒身而無為者乎則謀
之物先生先生曰繫次公有亡君之國可也而有父

母在區區之節。潔已近名。如大義何已。君子豈以匹夫匹婦之諒爲乎。有父母在有亡君之國可也。次公愕然且懼且泣。遂奉君命云。

紫芝園漫筆曰。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延清印山賀季真回卿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彝遊函嶺曰。昨日晁郎採藥還。并郎今日又遊山。山中芝草知長短。玉筍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和之。參州曰。休唱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平玄中。字子和。小字源右。衛門。號金華。私謚文莊。姓平野。修爲平氏。陸奧人。仕守山侯。

金華器宇偉然。才鋒出儕輩。學徂徠。閑修辭。家素貧窶。不能聚書。架上惟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撮抄數卷而已。其將屬文。必先見之者數遍。而後下筆。

少曠達。侮弄一世。服官尚縱任不拘。侯家嘗布令曰。佳節見君者。宜用新衣。禁垢衣。而金華著其妻衣而出。吏尤曰。所前布之令。要在敬君而已。然子男女同衣裳。是何禮也。金華從容曰。薄祿小臣。家貧不能給新衣。而令不可犯。幸前婦有一衣。稍華。以得免罪戾焉。事聞于侯。即日加賜祿數石。

先哲叢談七

嘗與徂徠同泛墨多河。問曰：吉原倡家不知東邪西邪。徂徠指示東方曰：江上有長堤，名曰本堤，所謂吉原妓樓在其堤下也。金華笑曰：先生妄言，不惟文字上，於地理亦能妄言。

金華有一妾一僕，妾名月小夜，僕名染之助。又愛貓爲甚，其所蓄蕃息至十八頭。

紫芝園漫筆載：一日余與平子和語及天文，子和曰：吾不識星，唯識北斗與明星而已。余曰：北斗信子識之乎。其所謂明星者，果是太白邪。莫是以歲星爲明星。

金華與書春臺，每自稱老春臺，以爲非禮。數貽書責之，而金華不改。春臺書云：足下每與純書牘，自稱愚老，老尊稱也。故呼先生長者曰老禮也。若自稱曰老者，以齒高人，倨傲之辭也。故與門人小子言，或時以之自稱耳。其於朋友，雖已年長於彼，然猶自稱曰弟，亦禮也。先賢所行，可見矣。純雖不才，未委質於足下，且犬馬之年，亦在足下之先。足下與純言，不宜自稱曰老。於純尚可，若與他人如此，必將謂足下不知禮。純竊爲足下耻也。又書云：抑足下以純爲出無替之言，以欺足下乎。請復言之。禮恒言不稱老，鄭康成以爲

廣敬夫以不稱老爲廣敬則稱老爲不敬可知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凡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然則古時大夫年未七十且猶不得稱老况其下乎今足下未及始衰而自稱曰老豈不太早乎純所見如此是以有前書云足下若以爲不然則蓋答書以辨之純雖不敏將拜而受教今足下不然特致謝一聲而已則其不見悅也明矣純不知其罪故茲復請足下若曰我非中尼之徒何以禮法爲則非純所知也

南郭送序曰嘗相與登東山巨壑數十里邑屋臺榭相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此類也

金華文章尤其所自賞也徂徠稱古狂簡吾無所裁此徂來寬大愛才稱譽每過其實者也宇士新痛斥金華之文嘗著彈金華稿刪附名公四序評後以印行金華好酒痛飲徂徠送其之二河序曰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爲人紫芝園漫筆曰何充善飲劉惔常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頭家釀予於平子和亦云南郭記墓曰飲酒忱慨時或激烈至位下

先哲叢談 七

鳴鳳卿一名信遍字歸德又字子陽成島氏成鳴
倭讀同故假脩爲鳴氏稱道筑號錦江又號芙蓉
道人陸奧人仕大府

綿江本性平井氏生于陸奧白河幼來江戶十七歲爲
成島道雪者嗣性好學悅徂徠之說乃與其徒周旋
一時著稱成島氏仕大府爲坊主綿江襲其職元
文二年晉同朋之班至其爲人則有南郭贈序足以
想其概曰歸德朔北之產爲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
與侷儻恢廓之士相親善雖俠少年居邑屠者苟有
以奉公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
薦之唯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爲
良吏效績歸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
吾縣官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爲不
可行之者乎哉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
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歸德餘事也歸德
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
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錦江方享保間侍講禮記明律寵遇曰厚賜十三經二
十一史其餘恩準之書甚多自作芙蓉樓記曰辛亥

之冬余架一小樓於江上顏之曰芙蓉以為藏書之所芙蓉名何取取諸芙蓉當乎軒也芙蓉相距實三百餘里矣而坐挹三峰雪者其高且秀也樓何由起蓋家有賜書千餘卷恐辱帷房側漏之地此樓之所起云云

錦江又善倭歌傳自冷泉公其集名曰密郁訥捺密言三代波也蓋歷泉家三代點定故以名云屋木啟獨木勝篤訥鞞躑躅葛及栗過栗箕葛刺屋速謁郁過茂賞質訥葛密業譯曰有涯人做斯枯捺兒屋密木兒篤古告板奈匿躑躅為不葛密匿密斯兒密教速鷓斯結列譯曰聞神與正真一任此身安此二首嘗自書與信濃飯田人某偶有為狐所憑者三年不去某乃誦斯歌狐即去此狐後又憑江戶本所石原商家之女自陳太畏錦江歌

元文二年金輪寺住持有衛奉命立碑于飛鳥邱錦江代撰文并書人往觀之者多後揭裝作帖傳為奇賞遂轉歷櫻町天皇乙覽云相模酒勾川歲漲流為患官吏治之無功田中仁隅字喜古武藏川崎人也錦江嘗一見即察其非常人遂薦治酒勾果底績乃堤其東西名曰文命立碑以紀

先哲叢談七

事錦江代喜古作文享保十四年喜古沒錦江又撰其墓記

芙蓉樓集藏于家未刊布余嘗借覽之卷帙頗為浩翰廣交時彥錦江在職五十餘年一日不闕直見于傳而餘暇撰著如此常人所不及也

復荻正卿書曰老禿今茲七十有二歲肉斤酒斗步走如飛此為寶曆十年春事嗚呼老健之不足賴也是歲九月十九日沒友人入江南滇作傳墓在江戶本所本法寺

侯

龍洲少時自播磨徙福津以醫為業及徙京改業為儒晚年應蓮池侯徵掌文教其志在治經頗善文章又通小說俗語名聲藉甚一時蛻巖答書曰足下關西古學不待護園而興者比時賢臭味自別不問而知其不肯苟交也又赤松國鸞與劉文翼書曰平安之於文學其由來尚矣然以今觀之不及東都之盛遠甚乃足稱名下果無虛士者唯岡千里一人其他彭彭儻々要亦春秋無義戰

龍洲嘗過書商見新鐫春臺增註孔子家語即以爲我

更作註以壓倒之乃謂商曰德夫其學固淺今見此註果多舛誤吾嘗爲注解將爲世鏗梓已歸始秉筆作補註

南郭所校刻蒙求當時盛行于世龍洲作箋注乃欲以壓南郭也故其例言恣詆訾南郭校本曰舊本多誤謬近歲刻本稱改正焉而十纔一二耳又曰蒙求所纂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如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其事多見世說劉義慶註新刻本据世說註刪落舊本文殊不知世說取風旨於片言隻語故所引證亦掇其要簡省其事蒙求則事實詳爲主李良所謂注下敷演者即是已豈可刪落哉今仍舊本補之以復其舊又曰新刻本考例云文獻通考藝文部載蒙求三卷按文獻通考無藝文部經籍考小學部載蒙求是目未睹其書而杜撰引證其所考亦可知已

龍洲著書甚多詩經毛傳補義治詩者以爲便近時繩溫卿稱之曰就龍洲著述中爲尤善孟子解男子龍錄龍洲駁孟子之言爲序又其解中摭擊不遺餘力此解而兼刺者也左傳荀子史記世說四部觸多謬妄臆說世乃謂爲白駒失孤石栗四音失觸此譚孤石栗俗謂過失爲失孤石栗

龍洲性褊急受其使令者每將不堪獨門人加島宗叔者能得龍洲意龍洲亦能折已用宗叔言是以家人動詣宗叔請焉

吾祖過庭紀談曰僧修其道又為詩文若書畫諸技藝書之曰禪餘之暇為某事是禪寂澄心即禪也其禪之外以究經論為餘故禪餘之暇禪與餘二者之暇也京師一先生序釋大潮西溟餘稿曰禪之餘暇深嗜斯文此以禪餘之餘為餘暇也可發一喙所謂一先生謂龍洲也

其詩因表出於此曰驅車向東路東路遠且長悲風何蕭蕭颯吹我衣裳攢鬱正徘徊披衣登高岡中原有佳人意思不凡常鳴琴白雪飛吹笳青雲翔大雅久不聞逸響初飄揚此會難再遇離別天一方遊子懷佳人何以慰我傷恨恨長嘆息車輪轉中腸願得雙羽翼高飛在君傍其二扁舟曾乘興五煒照秦城沈醉黃金盡狂歌白雪清文章憐落魄詞賦論豪英海內誰畏友中原堪數名

日本詩史於龍洲頗貶駁之然亦表其豪爽不立人籬下似為真論乃記於左千里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

爲業。一旦投刀圭而來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
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千里兼唱其說。都下羣然傳之。
其名躁于一時。千里於是不復作詩。人或乞詩。則辭
以不能。於是人人謂千里文而不詩。其實非也。余覽
千里在播攝時。作亦自當行。所以云爾者。有說也。千
里急於名。又好勝人。是時東都有服子遷。赤石有梁
景鸞。南紀有祇伯玉。詩名聞于海內。千里自量難與
此數子並馳。而世方勸復古業。左國史漢人人誦之。
託其訓誥亦足不朽。故廢詩專意作諸觴。以網羅其
名。既而後人以文士觀已。則傳注詩書論孟。以崇
其名。然忌急於名。又好勝人。故其所論說引證不精。
且以臆見勇斷疑義。或勦襲他人說。以爲其著作。雖
取快於一時。難免識者指摘。余爲千里深惜之云。
餘承裕。字子綽。大內氏。小字忠。大。號熊耳。陸奧
人。仕唐津侯。

熊耳生于陸奧。二春熊耳村。自兒時嗜學。年十七負笈
來江戶。就秋子帥問業。乃介子帥謁徠。徠既而到京。
見東涯。遂赴長崎。留講業。是時始見李滄溟集。大喜。
即自謄寫全部。日以讀誦焉。居十年。去復來江戶。教
授于淺艸。於是名聲藉甚。問奇者日踵其門。亡何名

為唐律侯文學

熊耳於俗事一切姓稱大內至臨文則稱餘自言其先
 出自百濟明帝太子餘琳故以餘為本姓有竹雨齋
 者亦餘姓也柁原玄輔記其墓曰按馬韓國餘璋王
 太子琳聖航海歸化推古天皇館於周防多多良
 琳聖七世之孫曰正恒賜姓多多良號大內其後子
 孫遂以大內為氏餘章王事東涯秉燭談載之其說
 云日本記所謂餘豐璋唐書曰扶餘豐此璋其祖武
 王名扶餘百濟氏今世以為百濟餘璋王者誤矣不
 知璋餘姓在百未及收之一乎璋或為餘平

麟南郭屢稱曰熊耳於文章刻意于滄溟故殆肖之
 方今秉筆擬李者甚眾而皆不能及也

熊耳於南郭雖不取贅每承其誨督文章尤得南郭刪
 潤而長進故其集中於南郭必推尊之以先生稱之

藤原明遠字深藏中村氏號蘭林又號盈進齋江
 戶人仕大府

蘭林初稱玄春承父玄悅為醫官乃能修其業所著有
 醫方綱紀三卷博學莫所不窺延享四年正月十九
 日改醫擢儒員時年五十一蓋國初以降自醫而

轉職蘭林一人。云鳴歸德芙蓉樓集有賀蘭林爲儒
官序曰。藤先生疇官方技起死肉骨聲振東方最喜
經術文學。一旦釋匙而歎曰。士君子濟世奚翅艸根
樹皮哉。嗚呼。軒岐邈矣。扁倉古矣。肘後載籍。叔世滋
博。况乎寡要。若乃合同天人。及知物之明。安適施今
之世乎。生命亦大一失折肱。則駟亦不及已矣。已矣
於是乎。不復從事醫藥。籠籠網藥籠。乃上言請爲儒
官。不報。居數年。入召待醫。行經筵事。雖則特恩。非其
志也。丁卯春正月。定降爵。侍講束髮衣冠。從事禮也。
於是乎。先生之喜可知也。

蘭林讀書極力撮抄其所著多。精抄而爲編者也。然皆
統記有體裁。若學山錄尤非常儒所及也。識者稱爲
不愧唐士人。

蘭林出於鳩巢門。而博學精密。世以爲塞水青藍。蘭林
雖奉宋學者。非如鳩巢之於宋說。毫不容疑。寬延元
年。韓使來聘。蘭林與之筆語。議朱子者甚多。至彼曰。
足下之論。毋乃爲伊藤氏之所誤乎。伊藤氏於實邦
可謂豪傑之士。而於聖學工夫。大有謬戾。足下果知
之乎。其議朱子略曰。朱子諸經傳註。亦雖最窮精密。
無復餘蘊。然或言違古訓。義失古意者。未必爲無大

抵於性命道德之間。失諸高遠者有矣。是以僕於朱子之解亦不能無間然。又曰。僕竊謂凡讀古書。須通其時之言辭。蓋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苟不知其所然。則雖說得當。或畔其言意者有矣。今姑以歷史言之。兩漢史所言。與六朝史不同。六朝史所言。亦與唐宋史不同。蓋言辭之道。與時升降。其有不一。亦自然之勢也。但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言。以今意解古意。是以非古意者。或有之矣。今以明德一事言之。朱子於大學以心之虛靈不昧說之。其意非不精妙。雖然。證諸古書。以無此例。夫明德一語。尚書易詩左傳等。每言之。而皆以爲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而未嘗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一書。惟別有此意乎。又更作宋儒說體論。讀朱註論中庸論。以詰問韓愈。其他學山錄。講習餘筆等。往々載宋儒有不可信者。蘭林一意耽學。胸中更無世務。對不讀書者。則惟敘寒暄耳。絕無他話。以故世謂爲癡呆。

蘭林垂終遺命。寄納其所藏書四十九部于足利學校。其意欲傳之永世。以供後人之覽。其目如左。漢魏叢書。玉梅。杜氏通天。明文翼運。吳臨川集。名山藏詳節。

唐文粹皇朝類苑自警編餘冬序錄呂氏春秋後山
叢談東國史略石林燕語周禮訓雋讀書管見經籍
會通六經輿論千百年眼江閩筆談南島志蝦夷志
東雅唐律疏議古今餘材抄湖亭涉筆異稱日本傳
周易翼傳易翼傳周易集解皇王大紀事纂羅豫章
集學齋佔畢鼠璞大極圖述唐國史補大學衍義問
窗雜錄寓意錄羣籍綜言老學菴筆記孫可之文錄
李習之文集曲洧舊聞創業起居註書疑考工記解
禹貢論

蘭林墓在谷中玉林寺小石碑正面鐫題曰蘭林藤原

明遠之墓左側曰寶曆十一年辛巳九月三日其所
勒僅此而已此蓋蘭林之遺意也蘭林以墓石惟記
其姓名生卒為足如誌言行謂為浮華事其說見學
山錄及講習餘筆

字鼎字士新小字三平號明霞軒本姓宇野裁為
宇氏平安人

士新父安治屬角倉與市司運漕士新自少歷脫榮利
潛意載籍始受章句于向井滄洲名三省字子魯後無所師
承與弟士朗共發憤自奮遂持海內大柄其所著論
語考為最大有力士新固不與時輩為伍其學將精

究以曠世於是杜門掃軌切磋甚勤釋大典書燈記曰太田見良嘗謂宇先生曰比歲儉米貴吾與君等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可以并日而不餓抑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貴是吾所獨病也先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士新刻厲讀書足不踰戶闕十有餘年時人為之語曰都下不見者有三焉不見宇野二平至市不見香川太沖治病不見谷左中作文

士新奉李王善古文辭然與徂徠南郭輩所作殊其趣初得大潮釋師指授其復田文瑟書曰僕始學文嘗

就潮公而正焉於今思之其刪潤皆當非若世儒不辨體不論格點金作鐵變夏為夷者大潮亦嘗稱士新文為得元美髓夫大潮文既名海內而近時又大典以能文聞一時此二釋勿論秦斗於緇林求之操觚者流亦不易得也而一則傳士新一則受士新

姓氏解二卷綜理古今考覈倭漢於姓氏一事殆無餘蘊焉而其卷首不題署作者名姓者此士新深意蓋倣古以國字書者也說詳于吾祖過庭紀謔然近時京師人松

本慎者以近江宇鼎士新著七字撓入舊板卷首且作之序附其修復姓為單姓非是論大失士新意

爲人後承其姓。士新以爲非。一日江村某至此，人冒他姓。問曰：大人先生之實父乎？不。士新毅然曰：吾家之父不始有虛實。

士新撰上杉謙信傳，雖偶然其立志創業。士新有鬚鬚之者。夫謙信生戰國之際，自少不御內，天資驍勇，兵勢大奮，將以撥保平以降之亂，更立霸業。而年四十尤功不成卒。然世皆知其力不必滅，信長秀吉士新生韃靼之世，未嘗置妻妾，志厚氣邁，強學越人，好以統漢魏以來諸說，別立一家。而年四十八志未酬沒。然世皆知其學不必讓仁齋徂徠。

士新於徂徠著論語考，痛糾其繆誤，或至謂如是果孔子之罪人也。先生之罪人也。天下之罪人也。他作辨擊春秋說，作名公四序評，彈文章，春臺斥非曰：三平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徂徠。其果能勝徂徠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徂徠，適其所以自卑下也。士新駁徂徠者如此。然其實心醉徂徠，是以其沒也。作祭文哭詩褒揚之。杉以成既以爲過稱，士新與書曰：僕稱物子，未敢過其實。庸何病物于所自負經術也。其文固未及濟南。余亦不謂過之。然經術文章相兼，彼亦有所未及。則不佞所稱何過之有。又與

彦章書曰夫物夫子者實東方開闢一人其在華夏亦難其比而以陪臣居散職何論華夏即在國中不君實於兒童不司馬於走卒又未秦斗於學者晚乃稍見仰然矮人觀場未有實知者是與夫富士之僻其爲不幸豈余病之比哉雖然是何足論是何足論其所爲發憤乃摘藻挾天庭所傳施不可測也又答玄海上人書曰謂洛諸山睿宥最秀僕兄弟比之它人則爲諸山又謂僕兄弟雖稱富士唯睿可庶幾而未到絕頂僕之所志固不近小而今之所得辟諸登山尚在其足曾未到半何論絕頂而睿又非所願也

若富士則非物先生莫能當吾輩以物先生故常稱之爾固所不敢期而亦非所願也

南郭答了願師書曰二子固難得之才也熊耳送小野孟鉉序曰古學父子應國家右文之化繼踵而起宇氏兄弟乘大業復古之運雁行而漸風靡一時以雪戰國五百年斯文之抑鬱則亦可謂一振也蓋人之好惡各異是非互議要可待公論耳原田東岳視士新者甚卑矣東岳筆疇曰徂徠東涯二先生匹也而徂徠在堂東涯在室南郭春臺二子匹也而南郭在戶春臺在門蘭嶼周南二子匹也而偕在廊廡下

金華士新一子匹也。而借窺門牆，未能入。宇氏最等劣者也。筆疇又曰：士新妄誇其西洞博覽，不自知其執拗撩撥，欲建旗幟，取勝於徂徠先生。多引羣書著論語考，然其說泛然無所適從矣。華人於經為傳注者，古今甚多，而如此者未嘗有之也。其文大氏欠落潤舒暢，故其所綴緝結構者，所謂楞檉殺接，是謬擬古文辭也。豈不哀哉！如明霞遺稿識者駁之，則不及徂徠先生者遠甚。

明霞遺稿載澤邨琴所墓銘敘野子賤以為文辭不佳，改撰附琴所刪稿書其後云：先生之歿也，門人前島堂元等以其遺事行，以乞銘墓碑於平安。宇先生後七年，宇先生病且沒，其文乃成，遺命其門人片徽猷淨寫以攻誦。當完所余受讀之，銘辭流暢可誦，至其敘文則無益，以其臨終口授門人，門人受而經紀之，不能盡如其意，故致此函葬耳。今茲將本稿刪也。同志之士欲附刻之，乃相共議去其敘文，但以銘之不可以孤行也。節取其敘中數語以弁諸其端，以具一篇之文云。

吾先友天履仁，為人寡欲於世味，泊如也。惟以耐不離案，為人間至樂，而甚慕吾祖與宇氏兄弟。其著書皆

自寫珍藏稱不容口論語考自里仁至雍也三卷上梓亦成履仁手

字鑒字士茹改字士朗小字兵介士新弟平安人
士朗與士新友愛篤至其學充實不相讓世稱平安二
字先生而年僅三十一先士新卒嗟乎天少假年其
樹立當未可量士新序遺稿云余與子朗同學者十
餘年而自顧所成曾未能如士朗誠才哉且哉且余
以疾故省思慮一精神不操脈者久之則其先余翮
翮固宜而不宜先者之先獨何歟

嘗來江戶入護園之社與周南南郭金萃輩相交無可

歸于京徂徠有贈言贈于季子序是也春臺斤非曰
兵介嘗遊東都從我徂徠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
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徠此言之過激士朗不必然
其與大潮師書曰夫物翁當世龍門四方之士踵其
門者何限而翁弗容曰毋溷我為也即容之不再三
往不獲見焉即獲見亦不必得其提誨云鑑之取謁
翁方會客炙笙輒呼鑑人命之坐而又命之食遂令
從二三子之後博我約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鑑鄙人
也才性駑下何以有此於翁也則惟師之故愛及屋
烏耳又與玄海師書曰文豈易言哉綜該古今包羅

天地然後為得也。今求其人海內之大而一物先生在焉。

芥彦章丹丘詩話曰：絕句之義迄無定義。謂裁近體首尾或中二聯恐不足憑。吾友宇士朗謂：絕句者謂一句一絕。律詩句句聯排。絕句不然。故絕句對律詩之稱耳。此說明白可據。古人未曾言及。

先哲叢談卷之七 終

先哲叢談卷之八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秋山儀字子羽小字儀右衛門號玉山肥後人仕國侯。

玉山世祿于本藩秋山需菴者為玉山從父以扁倉術亦受俸焉。玉山出為之後早習其技又自少好學博窺羣籍其所發明宿學皆驚歎於是侯命更養他子嗣醫使玉山壹為儒學乃來江戶從祭酒林鳳岡先生。先生奇愛其才學方講說日已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久之業大進其歸于國也執贄及門者踰千云。

寶曆乙亥熊本新初時習館此玉山建議所興也玉山
乃爲之提學揭學規十三則薦俊才教子弟於是藩
中斐然嚮化復岩謙齋書曰廟學之命新下足以興
菊池氏廢焉是則不佞所以涓埃圖報我公矣又復
越子聰書曰敝邑菊池氏時益始建學及至加藤氏
也荒廢不修絃誦久熄加藤氏亡國除未幾我先公
實享茅土之封而入立焉五世及今公尊信儒教再
興學館扁曰時習臣儀蓋與有議焉

紀平洲小語曰肥後秋山儀子羽與余親交十數年會
飲醉語是非四應未嘗一聞拒人之言又曰子羽外
柔內剛有親友作醜體存者諸客皆舉獨子羽不致
飲作詩諷之

登富士山者修役小角法以自六月朔至七月二十日
爲登陟期然玉山以七月二十一日登是日天清風
和獨擅覽勝遂有富嶽記其文朗暢人之所賞也南
郭嘗稱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記苟神而不文則
已羣王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之
神則固當粲然啓玉齒爾

一日與古伯彛飲劉文翼所玉山謂曰余與伯彛同嗜
酒也而伯彛爲柳下惠余則伯夷蓋伯彛不問善否

玉山非醇不飲故有此言。

玉山以詩文已冠冕一時。又工作字。雖短章片墨。爲人所傳。赤松國鸞與三上宗頌書曰。秋玉山詩一首。即其所手書。詩固超乘。書亦不凡。遣以供清玩。玉山海內一名家。僕嘗辱忘年交。今則亡矣。

玉山出於林門。交道甚廣。於議苑。徒與南郭仲英蘭亭鶴臺。董允爲驩。南郭蘭亭之沒也。爲作詩數首而手之。

青木敦書。字厚甫。小字文藏。號昆陽武藏人。仕大府。

昆陽初處士也。其清才好學。早見知於大岡。志相賜觀。官庫書。乃以爲草莽。臣得窺。嘗書自去。未之有也。雖西土亦然矣。如皇甫謐。自表借書一車。蓋以武帝之舊好故也。予自非大岡公之遇。惡能爲此榮哉。元文己未拜。大府命管典籍。事後屢奉。旨到諸州。投梵刹民家。搜索其舊錄。足以徵。國家事者。而進呈之。其所著述。亦莫不。上延享甲子。舉紅葉山火。番尋改評定所儒者。終遷。爲書物奉行。

昆陽出伊藤東涯門。其學壹志有用。於經義文章。不必究思。故若不類。堀川之徒者。然非始有他師矣。山崎

氏社中割記續雜錄載青木文藏者學仲邨惕齋後師淺見綱齋事此同名異人非昆陽也

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々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瘞死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鑊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遇饑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諸先生之墓有以哉

當昆陽時未有講和蘭之學者昆陽獨以為於其說必有可收用者而和蘭之字蚊脚解行未易通解於是或之長崎質譯者或博攷其書遂粗獲了會近此學漸闢而皆不得不本昆陽云大槻玄澤六物新志曰和蘭學之一途草創於白石新井先生中興於昆陽青木先生休明於蘭化前野先生隆盛於鷓齊杉田先生故近時從事於斯者皆莫不淵源於四先生焉昆陽博學洽聞著書甚富而其所鑿梓者惟蕃薯考一

卷餘皆藏于家。是以世未詳其所撰有何書也。青木一清者吾知之。即爲昆陽後。因得遍見遺著。乃紀其目。經濟纂要前集十二卷。後集五卷。續集三卷。官職略記十三卷。刑法國字譯十二卷。昆陽漫錄六卷。續錄一卷。國家食貨略。國家金銀錢譜。答問小錄。奉使小錄。對客夜話。夜話小錄。一夕話。續一夕話。雜集。郡名考。和蘭勸酒哥解。和蘭櫻木一角說。長崎聞書。各一卷。和蘭文字略考三卷。知蘭話譯。草廬雜談。各二卷。續草廬雜談一卷。

奧田士亭。字嘉甫。小字宗四郎。號蘭汀。又號南山。

又號三角亭。伊勢人。仕津侯。

三角幼時。就表叔柴田蘋洲者學。蘋洲嘗謂曰。讀書宜師天下第一人。當今之世。京師伊藤原藏。即其人也。汝可往而學。於是即負笈遊東涯門。親炙十年。殆入其室。乃擢仕津侯。謹慎勤事。歷事四君。五十年未嘗有過候。皆眷注其渥。老年致仕。後時招見之。呼曰先生。不名。

三角賊質謙讓。年七十七。恐及身後人之撰諛墓之文。於是建壽碣。自記履歷。其銘曰。起于田間。升中廳。直何以得之。稽古之力。

年三十三。喪父。翌年訣東涯。為絕酒肉。服心喪者。合四年。

亭之名。三角。做俞退翁存虧盈之戒也。集中載亭記及

詩。詩有人間交際重謙損。天道循環警滿虧之句。後
偏好物之三角。自文房諸具。至百雜器。多製以三角
云。

三角詩。其誦憶而益人者。食禁歌也。曰。天門赤豆勿食
鯉。葱蒜鼈季惡雞子。棗菱酢季共畏蜜。無腸公子避
梨柿。妊婦桑椹鯉鱠卵。子薑發瘡生枝指。苦苣忌蜜
鱸忌醋。魚鱸用蓼空肚裏。胡桃麻姑鯽薑麥。葱麩鮎

魚渾。犯雉。鰻鱧。鯽魚。鱸忌川椒。楊梅與葱。雀與李。笋。鰕

畏糖。鶉畏菌。莧鴨與鼈。休同。錡魚目有睫。腹丹字鳥

足不伸。是自死。鯽魚糖餅黃魚齋。一犯永訣。屍變紫

醋鱸相犯。食經不載。而余見二人死者。以揭厨壁。

三角集。巾箱本五卷。合三冊。詩文略有諸體。而缺書牘。

曰。尺牘之文。固不足志。言事似賣直。答問嫌誇智。

三角集。文二卷。每卷首題。奧田士亨著。詩三卷。每卷首

題。掃水燕儉著。掃水燕儉。不知何謂也。而近聞其說。

伊勢。有擲田川。三角。居近之。因曰。掃水。而奧田。反燕

士亨。反儉。不其見。署姓名者。抑有故。南郭始刻其集

初編也。入江南。溟以爲古人集皆及死後人傳之也。至其身自錄之。梓則可笑甚也。乃通書于三角。以辨之。三角答書和南溟。俱駁南郭。既而世生前。鏤其詩文者漸多。人亦稱爲盛事。三角心羨之。遂自刻其集。然耻前言。至詩集則用隱名。

高惟馨字子式。號蘭亭。又號東里。本姓高野。裁爲高江戶人。

蘭亭父勝春。號百里居士。以侏諧名于世。蘭亭幼從徂徠學。既了其大義。而十七爲瞽。從是壹潛心于詩。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唐明大家之作。大抵暗誦之。其

所自賦。殆入佳境。遂與一時名士南郭輩。聲譽並馳。紫芝園漫筆曰。胡元瑞詩藪云。唐人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詩名始彰。見雲溪友議。吾友高子式。年十七失明。厥後詩才漸高。豈造物之均邪。令人不兼有其長也。抑造物之慈也。令人失於彼得於此也。

蘭亭生平舉止盡俟相者。於是不爲瞽者。偃偃狀。嘗曰。余明未喪時。不堪見盲人。動摸索其左右也。豈今效之乎。

世有蘭亭盲後書蹟。此世人彊求者也。夫履仁藏數。張嘗曰。人之喜蘭亭書。徒供玩弄耳。余不忍使其蹟作

日逢人媒贖也。遂皆瘞土中。

蘭亭詩。與人往復者。每屬藤華岡書之。故時人或謂華岡爲蘭亭之書佐。

吾祖少年在江戶時。與蘭亭親善。嘗謂祖曰。余覓婚媒。媪云有二氏。一則多姿色。而拙女工。一則有才德。而貌甚寢。吁。才色並茂。自古爲難得焉。苟有一於此。則足矣。余何之爲妻。祖曰。愛色者。目見而後心悅之也。未始有見。則醜美何論。不如納其善。刺繡以使理家事也。蘭亭嘆曰。誠然。誠然。非交以信。孰能言之。然終舍才德。娶姿色。夫婦人。雖不必責以德。而亦不可以

色爲主也。蘭亭惑焉。果一娶終爲子。

蘭亭性善酒。而豪宕好奇。常舉觴。觴杯爲飲。伴蒿蹊。閑田次筆。引百井塘雨筆記。曰。蘭亭於鎌倉教恩寺。得平重衡與舞妓千壽爲宴之杯。自此飲。添興尚且不足焉。發大館次郎墓。制觴。觴杯以供玩弄。當其發墓也。大雷雨。而不敢顧。遂行其意。翌年。此日暴卒。此傳聞妄言。不佗攷也。蒿蹊信之。以毀蘭亭。甚誤矣。凡爲倭學者。多厭儒者。一味慢罵。蒿蹊亦不免焉。蘭亭病者數月。終不起矣。非暴卒也。見山惟熊撰墓誌。余聞鎌倉今現有大館次郎墓。過者必就弔之。奈何其得

發之乎。秋玉山蘭亭友人也。有鬪觴杯行詩。陳不知
爲何人。鬪觴乃并序錄之。序曰。高子式山人達士也。
置鬪觴杯時時把玩。一死生遺形骸。超然自適焉。少
年輩爭飲爲豪舉。予獨蹙頰不能飲。衆笑予未達。因
作鬪觴杯行。自嘲兼爲鬪觴解嘲詩曰。既非月支頭。
亦無知伯仇。山人好奇奇。至骨日盛美酒。以鬪觴少
年爭飲誇豪舉。皆道山人達士流。座中一客字子羽。
蹙頰不飲心獨憂。試問鬪觴汝何辜。驚駭甘夢不得
休。又問汝何物。奴耶隸耶將。王侯樽前搖頭供嬉笑。
若非侏儒必俳優。鬪觴答言在世時。只記沈湎飲酒

池。又記朝載漉酒巾。夕著白接離。有時興來稱草聖。
脫帽何妨髮如絲。一自蓬累歸山阿。貴賤貧富不復
知。我肉既飲烏鳶腹。我顱偶爾匹鴟夷。我形不須司
命。復我魂不要。宋玉辭糟丘。煙霞喚我起。知己誰如
山人奇。山人日日摩我頂。髡然何利天下。爲出離蓬
蒿。廁綺席子羽莫謾嘲。支離我聞古酒人。一棺徒戢
身。縱葬陶家土。何異湘水濱。涓滴不到劉冷冢。南州
雞絮豈沾唇。淵明臨終不得足。畢卓了生不復晨。古
來酒人孰如我。宿習綿綿醉天真。不管功名朽不朽。
不論形神親不親。未作阿梨七分破。常淥醪醱萬斛。

春君不見無功。日月終醉鄉。鄙生意氣盡。高陽中山。千日偏苦短。百年三萬亦非長。嵇阮化為褐之父。黃公墟下暗悲傷。笑殺人間北海守。何如地下南面王。自誇唯我酣暢哉。長夜濡首首作杯。子羽頭顱聞此語。同口責子羽。子羽汝為生頭顱。彼為死頭顱。生死頭顱亦奚擇。況勝子璋血模糊。蹙頞不飲一何愚。汝今不飲歲將去。俛仰門與彼為伍。

蘭亭故負勝情。喜鎌倉山水奇麗。歲一再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嘗結茅堂于圓覺寺傍。名松壽館。以為遊息所。曰吾死其即安此乎。乃建壽碣。松崎君修撰記。後二年卒于江戶。門人輿攬往營葬之。

井通熙字叔小字嘉膳號蘭臺又號圖南姓井上修為井氏江戶人仕備前侯。

蘭臺之先周防大內氏族也七世祖某死逆臣陶晴賢難某娶井上氏生了心了心冒母姓爾後世世沿稱之。父通翁字玄播大府醫員也。有三男子伯玄存襲職祿仲蚤夭叔則蘭臺也。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元日賦詩云天邊雲物改海上日華新。先酌屠蘇酒趨庭獻老親。父異之。期以他日盛名。弱冠從天野曾原名景學。既而入林鳳岡之門。享保中鳳岡奉旨校

官庫書。蘭臺與焉。時未有蘭臺號。而人以蘭臺呼之。遂以為號。元文五年。應辟備前侯。任教授之職。

蘭臺字叔。而世以為子叔者。自石筑波序山陽行錄稱

子叔也。山陽行錄蘭臺所著

蘭臺閉戶讀書。有客至。則自答以不在。客以為戲。蘭臺

勵聲曰。主人自答如此。何偽之有。讀書不輟。

蘭臺不信伊洛學。嘗作讀鳩巢室先生文。非駁其固守

朱說且舉。國家不必依宋儒之證。曰。通熙竊以為

先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漢武好公羊。宣帝不當立

穀梁。其所遇之時異也。國初官板諸書。亦皆非

宋儒所著也。豈為盡取程朱之說哉。文敏公嘗侍經

筵。進講論語。殿焚章。神祖曰。讀不為否。如何。曰。臣

謂可問人。亦可不問焉乎。曰。然。非朱熹之解也。臣愚

以為。若云國殿。則可問焉也。是孔子之私殿也。則重

入賤畜。其義當然矣。讀不為否者。固非朱註之意也。

對問之語。載在本集。當時經筵不盡依朱註。亦可見

矣。享保中。講官物先生奉朝命。校古註疏。室先生

亦與焉。編成進呈。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七經孟子考

文是也。伏惟朝廷之德意。先後各有所立。不必相

因也。然則諸家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豈可偏絕

式

蘭臺之學有頗似徂徠者。澁井太室曰：蘭臺如告子，不
 得于言，勿求于心。讀書會意。答邨正舒書：陳其所見，節錄
 于左。曰：夫道者如大路然，瞽者往焉，聾者往焉，豈辨
 究之哉！心性者非學問之所先也。是故六經不論之，
 孔子亦所罕言也。思孟之書首唱，而後性道之說紛
 紜競起，遂至宋儒而極矣。其弊也，蹶然陷于大澤。又
 曰：夫古之聖王立道，以使天下之人由之而行者，豈
 如谿壑水澗而可徒跣者乎？道猶溟渤之不可測也，
 人性亦猶舟楫也。舟楫遵海而漕，則百萬之粟可運
 而致焉；雖然乎海與舟楫非一物也。人性守道而行
 則億兆之衆可教而用焉；雖然乎道與人性非一物
 也。又曰：熙幼孤貧，無師保之訓，雖然哉！誦詩而知有
 雅頌，讀書而知有堯舜，然後困學二十年如一日，益
 信仲尼之道。何暇及宋儒滕物二家也哉！宋儒不知
 聖人不足與言之，滕維楨自稱古學，不免宋儒之弊。
 物茂卿作爲二辨，又著論語微庸學解，亦唯與二義
 及定本發揮奚擇哉！有所緣飾而駁仁齊者，亦果是
 耶？非耶？熙之所未知也。

井上金峨受業于蘭臺。蘭臺友視之，不待以弟子，每謂

先哲叢書
曰子誠有才者也。自當成一家。勿立吾籬下。以後人
金峨後立自己見。而尚稱父執。蘭臺先生終身師事
焉。

嘗瘞齒于牛島。牛女祠畔立石表之。使金峨作記。東江
書丹。蘭臺沒後。東江以爲字未工。乃易石。改書。蓋初
以楷。後以八分。

蘭臺自少絕。媿欲其於婦人。無老少不欲交。一語訪人
所。雖方宴飲爲歡時。婦女出則速辭去。

蘭臺養戶口氏之子。爲嗣。潛字仲龍。號四明。學博行修
早。有重名。今年八十七。瞿樂能談古。男觀字賓王。亦

承儒職。有孫四人。長天祥字徵民。次天覺字先民。次
天祐字順民。次天爵字錫民。皆善士也。蓋蘭臺德澤
之所及云。

石川正恒字伯卿。小字平兵衛。號麟洲。平安人。仕
小倉侯。

麟洲自幼好學。負才氣。先輩皆期其有成。初從柳滄洲
堀南湖學。比弱冠。其父拉來江戶。見某生。生即出修
辭家所作艱澀文。試之。麟洲一目輒成誦。生驚器重
之。及壯。應小笠原侯徵。誘掖後進。其啓迪作興之功
尤多。寶曆己卯。省父于京。會疾作。遂不起。時年五十

麟洲嘗著辨道解蔽彈刺徂學其特論多中窾門人增并彥敬亦以儒有名同仕小倉為教授石增二先生文抄行于世彥敬嘗修書吾祖以求交祖復書曰蓋石子逝後獲其所著辨道解蔽者而讀之亡論其與鄙見頗有異同然其大要有大合於鄙衷者乃潛然者久之曰天聖遠道湮諸家紛然晚生後學匪無墻面而能卓爾出羣可以為後進之木鐸者方今僅有石子輩而已奚為斯人而長逝矣哉

湯元禎字之祥小字新兵衛號常山姓湯淺修為湯氏備前人世仕國侯

常山父子傑素好學常山結髮受庭訓知讀書時其藩有曹子漢者悅伊物之說常山兄事之勉學不倦年二十四來江戶是時取贅南郭專修古文辭無幾還鄉後八年復來江戶與春臺及蘭臺觀海諸名人結交一時嘖嘖有輿稱云

寬延庚午奉候命赴讚之丸龜海上風濤驟起舟將覆沒眾皆無生色常山神色自若朗吟曰南溟奉使使臣槎直破長風萬里波忽值怒濤似奔馬起提確劍叱鼉鼉其豪氣如此

常山爲人方正特立志身徇國數歷要職其所爲賑貧救窮詰憲舉滯或使訟者自耻無言或焚契券以庇覆衆人然危言刺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從是杜門謝客著書自娛答松崎子允書曰禎也豈敢砥厲廉隅鼓簧名聲乎亦唯非公事夫嘗至於權貴之門十有七年一日其所自信是已又復觀海書曰禎也行行之性狂愚悻直不識機微危言無所忌亦且抑強植弱當路所惡以此數事當衆口鑠金之日其及也宜矣幸賴寡君仁恕特從未減使明善襲祿補黑衣之缺執人臣之事君恩不可不知也

常山恒好武其文集紀古名將事者極多著常山紀談亦索戰國死義伏節忠臣勇者之迹或考覈異傳雜說此皆出于好武之心也每戒子弟曰苟爲武士者寧廢文事勿廢武事

常山與大府大官野口直方小字辰友善直方嘗住備中倉敷及其云而赴江戶也侯令常山送之於郊外常山携男子誠而送謂曰元禎今日欲送君有公事不果故使兒代焉直方曰異哉言也先生已辱自臨常山曰今日送君者寡君所命非私送也余則使兒代送耳

井四明撰行狀曰。先生壯歲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爲觀。三年不脫。每日旦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月而止。喪母亦若斯。值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哭泣失聲而已。

龍長愷。字彌八。號鶴臺。長門人。仕本府。

鶴臺本姓引頭氏。爲後於龍。遂蒙其姓。自幼英邁好學。其居鄉。從周南。承徂徠之說。後來江戶。時徂徠沒已三年。乃遊南郭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到京。又之長崎。莫所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戶。則名聲大起。從遊甚多。寶曆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命歸鄉。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諷博有力云。

紀平洲小語曰。長門龍長愷。彌八在鄉。飲于一權貴。酒酣。問曰。凡爲治。和漢孰難。易。彌八曰。漢難。和易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居政職。則必耻受其制。我雖不學之人。爾居政職。而下亦不耻受其制。所以彼難。我易也。合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老。又曰。彌八豪邁。不能屈物。然與聞善言美行。淚必交睫。

鶴臺旁博。窺釋氏書。殆極其說。行狀曰。最精佛學。其在海北。傾佛藏。究其旨。藩宿僧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

其他緇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又無隱禪師。雜華集載謝瀧彌人來訪詩引曰瀧生實天下奇才也。無論其深達儒術言語炙輠。傍精吾佛學。以故與余為方外寡二之交者。可見平生贈答而事尤詳於此集序文。爰偶辱其來訪臨別賦此詩以謝兼寄和子萼詩曰。遲日青山黃鳥啼。堪歡陶令訪幽棲。城中靈運若相問。為道送君過虎溪。

雜華集又載瀧生能書其嗜義之筆法者與余同癖。因為此詩相嘉尚。詩曰。相逢文雅友。把臂意何親。逸少墨池月。千里照兩人。鶴臺與南塘先生書曰。本邦之

書自尊圓王以娥媚脆弱而成一家。後世書家無不被其毒者也。至畫亦然。自狩野氏以浮靡輕佻投世俗之好。擅譽當時。吠聲逐臭之徒。靡然嚮風。觀此鶴臺於書畫亦可謂有識矣。春臺嘗稱為西海第一之才子。非虛聲讚揚也。

又兼好軒岐術。交山脇玄飛香川太冲。吉益周助輩。喜所謂古醫方。不眉宋明後之說。其劑屢有效云。與奈大夏書曰。不佞在斯。勿論乞詩乞書。乞講邀飲者。乞診者。亦履恒盈戶。不勝其煩。而亦足以消閒曠也。又與秦貞父書曰。不佞近狀無可聞者。醫事頗劇。不

堪其煩。雖然疾夫世醫趨利不及其術。巧言飾拙。斃人於非命。不仁甚矣。是以黽勉從事。亦唯乘輿濟人之類。祇足以取誹笑也。

宇惠字子迪。小字惠助。號瀟水。本姓宇佐美。修為宇南總人。仕出雲侯。

瀟水生於南總夷瀟郡。郡有川曰夷瀟川。居近之。因號瀟水。父習翁好學。有志。瀟水年十七。父命來江戶。師事徂徠。乃在其塾者僅三年。徂徠沒。未全得徂徠之旨。則留與社友相劇切。居六年。携板美中歸鄉。即以美中為食客。日資切劇久之。學大進。再來江戶。住芝

三島街。開門授徒。晚以儒顯。仕出雲侯。與聞其政有勞勤云。

瀟水家世居南總。以豪富聞。熊耳壽瀟水父。頌曰。翁本大姓系乎藤氏。先著北越武功。是以子孫綿綿稱宇佐美。中葉雖微。不至絕祀。自來爰居數世于此。服農及賈家以富起。雖多豪宗。曾莫共比。翁繼其業。益以不貲。鳴鐘食鼎。幾乎千指。聚斯散之。亦唯是理賑及卿鄰。多情湘綺。

瀟水篤信徂徠。畢力校刻其遺著。雖高足弟子。所不及也。如四家書。古文矩。文變考。絕句解。絕句解拾遺。南

留別志。校刻皆成瀟水手。其斯自著。辨道考。辨名考。絕句解考。證絕句解拾遺考。證亦皆以領會徂徠意為主。

瀟水莊重嚴毅。師道卓然。有別侯請教者。則先書待已之儀。致之而後往。并金峨匡正錄曰。近世諸考。應諸侯之招。豫期之禮待。有曰。苟不如是。則我不敢見者。夫不見則已。唯見而禮不至。亦可以去之耳。惡有先為之極。而後往者乎。金峨此言於義不為乖也。雖然。世之學道而苟合取容者。觀於瀟水。可無慚乎。瀟水以經義為任。頗有春臺之風。熊耳長技在文章。殆

追南郭而交相善。熊耳謂為久要有兄弟之誼。

瀟水有一男。以多病不堪家學。故養片山兼山為子。兼山不喜徂徠。說是以不得終承歡。而出。於是。以姪德修字子業為後。

武欽繇。字聖謨。號梅龍。初名維嶽。字峻卿。中名亮。字士明。私謚文靖。美濃人。

海龍本姓武田氏。其先處三河篠田村。故世世以篠田為氏。梅龍初襲稱之。明霞遺稿中稱篠士明者是也。後雖復本。亦省田為單姓。少年師伊藤東涯。東涯為作維岳字。峻卿說以最之。而年二十一。東涯下世。乃

有祭文。於是從宇士新居十年。士新亦異世。乃有哭詩。此時學既大成。終召為妙法院親王侍讀。

梅龍非特通藝文。兼名于武事。其憶昔歌東山。年少抱誰圖。學弓走馬。讀孫吳。腰間龍劍。金鞵。睥睨青雲。常鳥呼。翻然折節。改前途。自見當年君子儒。又宇士新有贈詩云。閉關憐我久。說劍愛君深。又墓碣記云。小時習武枝。講明孫吳之書。居常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不可稱全士也。

赤松國鸞出於同門。其學亦領袖一時。而甚重梅龍。其與梅龍書曰。鴻少時游平安。從宇先生歲餘。藩命有限。未盡請益而歸。無何先生逝矣。乃復數歲。以藩命之東武。道過平安。即訪林生。相與語。先生墓感泣不能已也。林生乃謂不佞。子何不一見武兄而定交也。其人才學富贍。且奉宇先生教有年矣。鴻不佞遂介林生見足下焉。則不唯典刑之存。其言之似。夫子使人感喜併矣。

家祖原瑜。字公瑤。小字三右衛門。號雙桂。又號尚

菴。平安人。仕唐津侯。後移封古河

祖之父曰光茂。小字三右衛門。甲斐武田機山公之將。原虎胤。美濃守六世之孫也。住平安。不仕。娶原芸菴女。

先哲叢書
芸菴居平安其子亦襲稱
芸菴居江戶共以醫名
以享保三年十月十三日
生祖祖生而凝雋異於羣兒十歲受章句于伊藤東
涯漸長嗜學如飢渴口誦手錄晝夜不廢父母內奇
之而過慮其或得疾謂曰下帷發憤成人之事兒今
童年惟學無間斷可也祖曰蚤起尋思文字覺心下
鬆爽稍晏則頭岑岑心裏不甚安人或曰其先美濃
守以驍勇著此子他日亦有以文事大過人
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服闋之大坂既而來江戶依舅
氏原芸菴與青厚甫高子式呂玄丈輩住還論文居
三歲念母不已乃赴大坂母尋病沒治喪茹痛遂復

歸京

祖兼善醫其居京遠近來請治者屢恒滿戶外時土井
侯召良醫祖幡然應聘而起山脇東洋來謂曰請勿
就辟君學富量深它日必當遇三顧之人以竟其用
矣如醫術於他人可稱於君乃末技耳以末技屈仕
僻遠之藩甚惜之祖曰於乎如子之所言者宇宙有
幾哉吾烏敢當之且已應其召義不可辭也遂適唐
津閱十八年歸遊于京途遇東洋東洋握手嘆曰
使平平庸器皆列貴顯而海內名士屏處僻遠信有
命哉

在唐津日掘地遇髑髏其夕月明見窓紙有女子影出
視則無家人大怖祖讀書自如頃笑謂先子時年十
曰是狐狸之所爲兒將弓射之於是女影自滅
嘗遊芳野賞櫻花耽戀三日不能去遂折一枝携去後
制爲杖終身手之其所常帶二劍柄飾以金彫畫櫻
花亦表其不能忘也

家畜二馬一名蓬萊一名瑤池蓬萊仙臺產駿駟異常
初某侯出重價求購而蹄啣不可近遂驚之於是尻
下鹽車又奪其飼秣祖聞之曰惜哉不展其能而暴
戾自縱此御之者惟由不得其術耳因復買之數金

乃使一食盡一石粟則雄姿如龍然其亂氣亦如初
諸善騎者各施其術而不得御祖獨捉其駿躍而上
之則不假鞭筴之威能安其訓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有詩云驕氣龍鍾村客家三年虞坂苦鹽車一朝忽
獲英雄駕飛電風生捲白沙

祖奮然以究道治經爲志於漢儒以來諸說無所不窺
久之以爲咸不得聖人之旨遂立自己見以論孟爲
根據細講道德性命嘗著一書名曰洙泗微響謂是
可以庶幾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其大意詳于復增
彥敬書中書既載雙柱集茲不復贅夫漢唐訓詁之

學於道無所得至宋其所說大變而大行然亦非聖人之旨此邦元寬以來學者亦皆從宋儒及伊藤仁齋始排之物徂徠亦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然其說去聖人之學者益遠矣當祖之時學者非朱即物非物即廢於是慨然作非朱詰物疑廢三種與沫泗微響將併以鐫梓而天早奪年使大業不終可深惜哉

祖曰宋儒聖學演義也陳志云王允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又云董卓使呂布守中閣而布私與侍婢情通布不自安遂刺殺卓而演義添之以貂蟬連環計

猶宋儒以易有窮理二字添許多格物致知說形氣章添許多體用理氣樂記天理人欲添許多本然氣質畢竟以聖人未嘗言之說敷衍之此宋學不猶演義三國志乎

又曰宋儒精體粗用物氏知用不知體均之其失一耳雖然寧爲宋儒不爲物氏

又曰徂徠每謂宋儒說佛氏所謂徧一切法界若論佛異同則徂徠說豈非佛氏自捨身信他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說轉化來乎

又曰徂徠學猶演劇扮聖人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此孟子有為言之而徂徠恒引

徵其學果不問其心與德何如則類大友真鳥執拜

之為真天子真鳥聚眾僭號未幾天子之

藩中一士人有南條某者從稻葉迂齋學嘗視祖復增

彥敬書中凡人之有生仁義禮智其他百德皆性之

所具焉雖則所具焉也猶是微矣之語不領其旨因

祖門人古館尚淳恩田大雅問之祖叩兩端竭之而

彼猶守朱說問答反復及數十條古館恩田二子筆

記其語名聖學辨談錄亦足窺吾家學大旨他日子

將刊布

自年二十一八二五至五十來沒于江戸偏居唐津古河

中間合二十三年是以交道不甚廣則世未有實知

祖者尚且稱之者伊藤原藏謂幼學其門時為後進

領袖伊藤才藏曰幼而穎敏嗜學早有神童之稱及

長博學能文不為名動不為利謀青厚甫曰有良史

之才芥彥章曰海西東轍迹巡等羣儒建大論考古

聖不謬倫命世傑先覺民又曰其紀事方之武事如

老将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律度僧大潮曰今士

林操觚諸子將戶而祝之又曰其送吾序似讀昭明

文選諸賦宏麗雄渾可誦也先達有言夫文則材取

諸文選余於原文亦云服仲英初見劇談半日退而
歎曰至如雙桂先生則文藝能事異矣

祖之大舅芸菴爲人廓達奇偉以良醫振一世每謂人
曰世稱吾甥公瑤爲大儒余以爲腐儒古河老小杉
元卿嘗至江戶聞之曰渠無阿其族則可矣至其譏
謗之則可不見以詰問乎明日芸菴至元卿盛氣相
詰曰余聞吾子每以腐儒呼吾師雙桂先生敢問有
說否曰君未知之乎夫古之大儒必貧困守陋閭然
公瑤家資頗富是余所以且以腐儒也元卿抵掌大
笑益以其腐富音近也

祖年十五出京十九而歸是歲東涯故矣此受其提誨
實屬幼時後爲一家說與伊藤氏迥異而作疑藤不
縱辨之者不忍背舊師也

祖好音律在古河日邀日光樂師上松是雙者學笙盡
其道祖所常玩之笙名海棠益畫以海棠故名焉先
子善橫笛門人古館尚淳善篳篥時合奏以爲娛柴
栗山嘗自京師將往佐野路過古河携琴來謁爲彈
一曲

嘗扈君侯至長崎侯過客館乃使祖接清商祖妙通象
胥或吟詩餘唱小曲西人咸咋舌侯大喜侯又至福

濟寺。寺主支那僧也。其所藏書畫數十品出示。侯亦使祖鑒之。其工拙真偽皆能辨別。或彼不能讀者。一覽輒讀之。侯亦大喜。歸藩之後賞賚之。

祖有文夫子三人。長諱良胤。字朴伯。號一菴。幼穎敏。篤志於家學。而先祖七年卒。以寶曆庚辰六月七日。年僅十有九。祖記其墓曰。爲人嚴毅。雖遊朋羣居之時。未嘗及聲色財利之事。論嘗謂行且長成。箕裘之託。吾其無憂焉。如阿。不幸未冠而夭。又及去唐律別墓詩云。寂寞空山一片碑。趨庭憐爾學詩時。面容髣髴猶如見。淚滴丘前春樹枝。次諱恭胤。字敬仲。即吾先子也。次諱光寬。四歲夭。

明和丁亥秋八月。携先子遊江戶。是時都下人士聞祖名。來求謁者如林。而多謝絕之。九月病疫。原芸菴松本尚齋。措劑無驗。至閏九月四日。竟不起。年僅半百。先子及門人相議。定宅兆于江戶城北。諏訪山子院洞泉寺。以禮葬焉。後建石勒銘序。芥彦章撰。

吾母土井侯臣秋田重信女也。年十六歸先子。居一年。祖病歿。先子服除。襲就仕。亡何以病致仕。不允。猶乞不止。以是護罪。禁錮兩年。終削籍。當初其乞辭也。母省。父母。父母謂母曰。爲汝擇壻時。以爲原氏之子有

才行。又言其祿則二百石也。是以妻之。豈謂及嗣世祿減其半。然猶可以無飢矣。至其辭仕。則不自揆其量也。夫士無恒祿。何以衣食。其轉死溝壑。計日可待也。汝與配。如此者。永歷患難。不如更適。以得良匹也。母潜然零涕。曰。嗚呼。大人何出此言。妾聞女子常理。不踐二庭。又聞先舅之時。語古烈女。其見稱述者。或嘗苦或致死。以不易其操。今也夫。夫不去。妾々奈何。自求去。且有祿而配。無祿則離。不義莫大焉。假令再醮。以身纏綿繡口。飽梁肉。豈所願哉。父母不能奪之。然猶垂愛。時時勤睽離。不置而母堅操不回。遂從先子。

其事先子也。儼有孟光之風。至先子終世。二十八年。如一日矣。又其侍姑也。孝養備至。其始來江戶。僑居市中。時比鄰相謂曰。新來人。姑與婦恩情篤密。此必夫贅婿而妻與母則真母子也。不然則為相盡心者。何得如斯乎。此言可以想其平生矣。初從先子將辭古河也。號泣籲天曰。請蚤奪妾命。勿使父母永憂同其世。而再會無期也。若不得之。則使歲一再必見父母。雖去藩。猶不去者。既而來江戶。先子入大府任籍。從此後得數見父母。於是父母自悔前言云。善亦數出入其邦。辱謁侯及世子。所著賢相野史四卷。許

我志三卷。及所校刻雙桂集六卷。皆上之。褒稱拜賜。足以酬母夙志矣。善不肖幼不好讀書。其受句讀于先子膝下時。日蒙督責。猶怠惰不警。弱冠始覺不可不學。則先子見背矣。自此母寡居善治家事。使余一從事于鉛槧。至今雖無有一所得。而猶未墜其表。亦母之賜也。母不奉佛。未嘗掌珠串。誦佛號。嘗曰。雙桂先生。儒宗也。其子敬仲。先生亦儒也。其子公道。亦復非俗士。為之婦。為妻。為母。奈何。信彼天堂地獄之說。聞者謂為女中之丈夫。今茲文化。丙子年六十六歲。健食無恙。嗚呼。其節義雖出於天性。亦得無由祖及先子之教化而然乎。因併及之。

先哲叢談卷之八 終

先哲叢書

明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翻刻御届

同 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金四十五錢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松田幸助

日本橋區通四丁目十番地

同 江島喜兵衛

同區本石町三丁目九番地

同 宮島儀三郎

同區檜物町九番地

同 大倉孫兵衛

同區通二丁目十九番地

同 村上真助

京橋區南傳馬丁目七番地

發賣人 山中兵衛

芝三島町

同 山中北郎

京橋區銀座座四丁目

同 山中孝之助

同區同二丁目

同 覺張榮三郎

芝區露月町

同 三友軒書店

日本橋通二丁目

七七九〇七長火火八

諸國書林

駿 州 靜 岡	紀 州 若 山	同 津 若 松	會 州 山 梨	甲 州 掛 川	遠 州 掛 川	陸 前 仙 臺	薩 州 鹿 兒 島	日 向 宮 寄	野 州 足 利	同 山	同 中	同 田	同 田
浪 花 屋 市 造	平 井 文 助	諫 田 屋 万 助	田 中 善 平	内 藤 傳 右 工 門	同 支 店	同 支 店	同 支 店	同 支 店	同 支 店	中 堀 淺 次 郎	田 澤 多 三 郎	田 中 治 兵 衛	田 中 治 兵 衛

